

大案追踪

力哥 /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力

哥

著

追大 踪案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 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案追踪/力哥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4

ISBN 7-5006-5789-7

I. 大... II. 力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34552 号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64034329 邮购部电话: (010) 64049424

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 × 1168 1/32 15 印张 355 千字

2004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6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6000 册 定价: 23.80 元

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64033570

雄狮书店: (010)84039659

第一章

/

二〇〇〇年三月十八日，星期六，凌水市。

作为国家直属的大型石油国有企业董事长、总经理的杨静岩，很难得有星期六这么轻闲的日子，以往都是忙于工作和应酬，而今天他却没有什么事，夫妻两人早早地准备了晚饭，等着儿子一家人的到来。

这时门铃响了起来。

“小博他们回来了。”杨静岩正倚在沙发上看报纸，漫不经心地说。他觉得纳闷儿，这个楼洞有电子锁，以前儿子他们上楼前都是先通过对讲器对话。不过杨静岩也没有再多想，以为儿子他们遇到楼里的熟人一起进来了。

杨静岩的妻子刚打开门，猛地进来了四个不速之客，他们穿着皮夹克，其中的两个戴着开摩托车用的安全头盔，每人手里都提着一把手枪。进屋后，为首的一个大个子冲到沙发前，用枪指着杨静岩低声道：“不许嚷！”

杨静岩妻子哪见过这样的场面，身体早已哆嗦得筛糠一般，险些瘫倒在地上。一个没戴头盔的人上去将杨静岩妻子拖到沙发上。两个戴头盔的人站在大门两侧，举着枪，随时准备应

付外面出现的险情。

杨静岩夫妇乖乖地坐在沙发上,看得出说话的大个子年龄三十岁上下,从话语中感觉到他并不是杀气腾腾,“我们无意伤害你们,我们只想借些钱花一花,因为你们家太有钱了,希望你们配合一下。我们只要现金,这对于你们来说不太费劲的。”

杨静岩妻子还有所顾忌,说:“家里没有钱,钱都存到银行里去了。”

那个大个子明显地笑了一下,说:“你这是缓兵之计,这样吧,你家里有多少钱,我就要多少。”他对杨静岩说:“你是在年总产值几十个亿的企业当领导,只要小腐败一下,就够得上我们几十年的工作所得。若要是配合好的话,我们不会再来骚扰你们了。”

他说得很有耐心,似乎是在做思想工作。杨静岩的妻子还在固执地说钱都存到银行里去了,这时立在门旁的小个子蹿了过来,恶狠狠地说:“你别废话,我们要是在你家翻出钱来,到时候可别怪我们不客气。”说着便把枪插进裤腰,取出刀走向杨静岩的妻子。

杨静岩妻子吓得不停地哆嗦着,嘴里还在嗫嚅,“钱,家里是有一点儿,不过,大部分钱都在银行。”

杨静岩用眼色制止了妻子,说:“那好吧,你们看这样好不好,我家里有多少钱就拿给你们多少,请你们不要为难我的家人。”说着站了起来,他看到大个子有了赞许的目光,转身走进屋里去。

大个子朝刚才的小个子比画了一下,示意他跟进去。

小个子跟着杨静岩进了里屋。杨静岩躬身从床柜下的暗屉里拿出一个布袋,还未等杨静岩站直,小个子用左手抢了过去。

“还有吗?”小个子问。

杨静岩犹豫了一下，把床头柜的抽屉打开，将厚厚的一沓国库券掏了出来，扔进了张开的布袋中。正当他准备将开启的抽屉推上时，小个子用手拦住了，他把手伸了进去，把放在抽屉中的一个存折拿了出来，然后塞入了自己的怀中。

“这钱你取不出来的。”杨静岩提示道。

小个子用手在杨静岩眼前摇了摇，示意他不要做声。

两个人一前一后，从里屋走了出来。

小个子拎着布袋，对大个子比画了一下，表示事情已经办妥了。这些人没有再刁难杨静岩夫妇，开门便往外走去，那个站在门口始终举着枪戴头盔的人最后一个离开，他扶着半开的门，瓮声瓮气地威胁道：“不许报案，否则我们会杀人的。我们这些人都是有组织有背景的，只要你们报案，我们就会知道。”

说着，他迅速将枪掖在怀中，闪身出了大门。

陵水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反暴大队的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。

内勤陈晶晶连忙接起电话，神情紧张地问：“喂，我是刑警支队反暴大队，有什么事吗？找人？找谁？”陈晶晶紧张的神情松弛了下来，转身喊道：“李探，电话。”

探长李吉伟走了过来，从陈晶晶手中接过电话，还与陈晶晶开个玩笑，“不好意思，又让你费心了，一准又是哪个女生来的电话。”

打电话找李吉伟的是他的一个朋友，说自己老婆的手提兜在商场让小偷给拎跑了，包里有两千元钱和一部手机，求他帮忙给找回来。

“你拿我当啥了，我们反暴大队是办特大暴力案件的，你老婆那两千块钱就等于捐给小偷公司了，我听说他们最近为了贫困山区的扶贫，手头不那么宽裕。”李吉伟说着跟正在发笑的陈

晶晶笑了起来，“好了，你放心，我去反扒大队，帮你立个案，行，一会儿你就过去吧，我随后就到。”

李吉伟撂下电话。陈晶晶笑着说：“李探，你这可是不务正业呀。”

“啥是正业？当警察的就是命贱，一年到头，不是这个专项斗争，就是那个专项斗争。打击拐卖妇女儿童专项斗争三个月，也要我们刑警没白天没黑夜地忙，可惜赶上上个星期天，今天又有什么行动，还要求我们必须全员到岗，局长天天喊工作强度要增强，忙得我们皱纹一个劲地增强，就是不见工资增强。”李吉伟边说话，边抚摸着脸上的皱纹。

“那才显出李探的历史沧桑感来呢。”陈晶晶揶揄道。

“行了，咱们也别在这等着了，晚上我有饭局，小陈，你跟我去吧。”

“我一准知道你要那个人的人情。”

“哪个人？”李吉伟装糊涂。

“还不是求你办事的人。”

“鬼丫头。如今这年头，警察就落下个吃喝不愁了。谁有好事会找咱们，找警察办事哪个不都是办坏事呀。”李吉伟说着话，冲着墙角方向喊了一声：“陆旭。”

在墙角的隔离板墙上面露出了一颗头，朝着李吉伟方向应了一声。

“走，我带着你和陈晶晶出去一趟。”

陆旭从角落里钻了出来，来到李吉伟和陈晶晶面前，说：“姚队不是让我们等着他的消息吗？”

李吉伟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，说：“不是没有说不让我们吃饭吗？何况咱们都有手机，有事来电话不就行了嘛。”他看到陈晶晶身上穿着警服，告诉她去把警服换下来，因为条例上有明

确规定,不允许穿警服出入饭店及娱乐场所。说着话,他冲着陆旭一摆手,便先走出门去。

2

于小月面对着墙上的那块已经斑痕累累的镜子,精心地描绘着自己的容颜,镜子的质量丝毫妨碍不了于小月的美貌,清纯可人的面容,动人心魄的双眸,足使很多男性为之动情动容。

“小月,妈妈给你准备饭了,你快出来吃吧。”

“哎,我就来。”于小月应着,起身走出里屋。

于小月的里屋不过是人为隔断出来的一间,出来便是大屋。大屋里除了一张双人床和一个老式的立柜外,什么家具也没有,地上的一个折叠的圆桌上摆放了一盘热气腾腾的炒菜。于小月坐在了桌前的板凳上。

于小月母亲张微端着米饭从厨房里走了进来,放在于小月的前面。

于小月端起碗,问道:“我爸呢?”

“他出去了。”

“那我等他一会儿吧,要么又不高兴了。”

“你不是要上班吗,你先吃吧,管他高兴不高兴的。他这一段哪有高兴的时候,到处找活也没有,谁干木匠活不找个年轻的,手脚利落的,看他那岁数,人家哪个能用他?”张微唠叨着。

于小月三口两口吃完饭,拿起手提包,说:“妈,我去上班了。”

“晚上回来当心点。”张微关心地说。

“知道了。”于小月说着话,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家门。她知道母亲肯定伫立在那个简易平房的门口,望着她远去,她想像得

出母亲的目光，心里立时充满了无限的酸楚。

李吉伟带着陆旭和陈晶晶开着那辆报修的面包车到了反扒大队。反扒大队同属于刑警支队，但办公地点设在火车站附近，这样便于反扒工作。他的那个朋友已经早他们一步到了那里，一个干警正在登记，看到李吉伟进到接待室，他那期待的目光顿时一亮，说：“李吉伟，你咋才来呀？”

李吉伟笑笑，说：“你先把情况给他们介绍一下，一会儿咱们再说。”说着话，便朝里屋走去，里屋是队长教导员的办公室。

反扒大队教导员是李吉伟的战友，见面就挖苦着说：“就你的事多，整天不务正业，狐朋狗友一堆，哪个都得求你办事。”

“要不是这些狐朋狗友，你能对案子那么上心？”

教导员笑了，让他和陆旭两人坐在沙发上，说：“刚才我已经问过你那个朋友了，说他老婆是在天马服装商城被偷的，一说那情形，我猜是那帮小哑巴干的。这事你就贿好吧，明天一准把钱给你弄回来。”

“这事你还不是手到擒来，要么老百姓都说你们跟小偷是一伙的呢。”

“再瞎扯淡，我就不帮你了。”

“别价，怎么说咱们也是战友哇，你不就比我进步快点儿嘛。”李吉伟看到他的那个朋友站在门口，煞有介事地打住话头，问：“登记完了？”

他的朋友在外面已经听到反扒队教导员的承诺了，对教导员千恩万谢。

李吉伟说：“你也别谢了，我们还都没吃饭呢，你这个大老板也不在乎这点儿钱，你也就是为了在我这里要个面子罢了，回去便有了吹嘘的资本。”

“那好，那好。我请客，吉伟，你说地方。”

“我也不幸你，随便找个小吃店就行。”

教导员推托自己吃过饭了，还等着去局里开会的队长回来安排今天晚上的行动。李吉伟听了，也不勉强，领着几个人就出来了。说是去小饭店，而他的那个朋友执意找到条件好的酒店，他们在距车站不远处的洪福齐天烤鸭酒店找了个桌子坐了下来。

陆旭与陈晶晶很自然地挨着坐在一起，李吉伟对他的朋友说：“看到没有，咱们还没坐下来，这两个年轻人便给自己找到了合适的位置。”

他的那个朋友也感到了这里面的玄机，搭讪着说：“现在的年轻人哪像咱们那个时代呀，现在都是主动出击。”

“陆旭，你要主动点儿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”李吉伟也斜着眼睛说。

李吉伟没大没小地开玩笑，搞得两人脸红红的。

陆旭和陈晶晶毕业分配几乎同时来到刑警支队报到，陆旭是刑警学院毕业的，陈晶晶是警校毕业的，两人年龄相当，学历搭配合理，年轻人之间又易于沟通，有着共同语言，难免经常往一起凑合。李吉伟早就看在眼里，便经常有意地把两个人往一起撮合，为两个人多创造一些条件，并开些不痛不痒的玩笑，两个人也不否认也不辩驳，一般情况下，都只是笑笑。

上桌的不过是些小便菜，因为有任务，几个人要了啤酒，有说有笑地喝着。陈晶晶虽然嘴上说自己不喝酒，但还是拗不过李吉伟的那张嘴，也倒一杯，慢慢地喝着。

这时，邻桌吃饭的一个人高声大嗓地喝酒说话，引起了李吉伟的注意。

“今天公安局有行动，重点就是查娱乐场所，也就是抓嫖

娼。现在发展黄色事业还不是为了搞活经济，这么整还不把经济环境都搞没了，你们不就是奔这个来的吗。他妈的我就不信这个邪，你们不用怕，今天的接待任务咱们就干这个事，就是被警察碰上，他们也得乖乖地给我打立正。”

他说着话，另外几个人也在用好言好语奉承他。

李吉伟用去卫生间的工夫，拐到服务台去问老板，“在那吹牛×的人，你认识吗？”

老板一看便说：“那个人是咱们市刘副市长的公子，谁能不认识呀？”

李吉伟意味深长地“唔”了一声，便去了卫生间。在卫生间里他掏出手机，拨通了一个号码，让对方来这里监视，安排妥当后，他回到酒桌上来。

陈晶晶对他的行动已经看在眼里，开玩笑说：“李探，你是不是把那个桌上的人给安排了。”

“你这个鬼丫头，是当侦查员的料。”李吉伟心领神会。

李吉伟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是大队长姚润河来的电话，他告诉姚润河说他和陆旭陈晶晶在一起，并答应马上返回。关了手机，李吉伟对他的朋友说：“局里有行动，我们必须马上返回队里，不好意思，让你破费了。”

李吉伟带着陆旭和陈晶晶匆匆忙忙地走出了饭店。



于小月来到名仕娱乐城，天已经渐渐黑了下来，来这里寻找快乐的客人们陆陆续续进入了这个天地。

女老板跑前跑后招待客人，为他们挑选满意的小姐忙碌着，她看到了小月，便告诉她说：“小月，你的客人来了半天了，

就等着你哪。”

于小月顺着女老板手指的方向望去，一个西装革履的英俊年轻人进入她的视野里，她的脸上羞涩地现出了红润，走上前说：“杨博，你怎么又来了？”

“我今天特意来找你的。”那个叫杨博的年轻人说着话，拉着于小月便走了出来。于小月嘴上虽然在说：“你要干什么呀？”可是脚上却不由自主地跟着杨博走出名仕娱乐城的大厅。

两个月前，杨博带着几个朋友来到名仕娱乐城，他在挑选小姐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现于小月，本来他已经将选中的小姐带人到了包厢中。在去卫生间时，偶然发现了站在角落里的于小月，他马上将那个已经进入包厢的小姐用百元大票打发走了，便带进了于小月给他的朋友们介绍。

杨博虽然刚满二十六岁，却已是风花雪月场中的老手了，而于小月来这家音乐城当小姐才一周，当时还处于胆战心惊地与先生们周旋的阶段。

杨博的歌唱得非常好，上学时他就是校乐队的，要不是父亲反对，当年他就报考音乐学院了。他与于小月配合，不断换来朋友们的喝彩声，夸两人珠联璧合，是天生的一对。于小月也常遇到开玩笑的先生，她从心里厌恶这些人，可今天大家开他们的玩笑却令她心情舒畅，至少当时的心情非常愉快。

“人是讲究缘分的。”于小月后来这么说。

杨博问起了她的身世，于小月如实相告。说自己职高毕业后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家里又十分困难，自己不能总吃闲饭。后来她看到很多女孩子在娱乐场所当小姐，她们穿金戴银，珠光宝气，还拿回大把大把的钞票给家里，令她十分地羡慕。于小月觉得自己应该承担一些家庭的责任，便走进了这个她极不愿意但又难以摆脱的娱乐场所来做小姐。

杨博听了于小月的身世后,对她说:“我会帮助你的。”

于小月唱了一些忧伤的歌曲,更加激起了杨博怜香惜玉的惻隐之心。

那个夜晚,杨博与于小月是在压抑的情绪下度过的,两个人很少谈话,更多的时间是相拥在一起。其他的客人们并不妨碍他们,在这个场合里,彼此之间都有着一种默契,谁也不会干扰别人的行动,各自兴高采烈地寻找着自己的快乐。那些陪伴客人的小姐们都是些久在这个场面上混的,她们会用许多的行为来迎合自己的客人。临走之时,杨博给了于小月两千元钱,表示他会经常光顾这里,还会继续资助于小月。

杨博果不食言,在一段时间里,他几乎每天都到这里来捧场。于小月也把他的到来当做她每天生活中的一个部分。于小月了解杨博的个人情况,知道他是这个城市最大企业领导人的儿子,并且知道他已经辞职,做着个艰难的生意,更知道与这个男人相处很难有什么好的结果,因为他有妻子孩子。

有一天,她善意地劝杨博说:“杨哥,你还是不要到这里来了,你带着那么几个朋友,每天都往这里扔钱,我算了一下,这一段以来,你往这里扔的钱就有三四万了,多不值得呀。”

“怎么不值得,我这个人就有李白‘千金散尽还复来’的豪爽之气。”杨博说着,豪爽地大笑起来。

于小月沉吟了一下,说:“杨哥,我真的不愿意让你花这种冤枉钱,你要是愿意的话,还不如为我投资搞点儿什么生意,那样可以让你少往这个地方扔钱,算我暂时跟你借的钱,到时候我一定还给你。”

杨博一听大喜过望,说:“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。好吧,我就听你的,你说你想干点儿什么呢?”

其实于小月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打算,只是为了劝导他,

随便地说一说而已，不成想杨博却认真了，只好说：“我还没有想好干什么，杨哥，你说我该干点儿什么呢？”

杨博似乎已成竹在胸了，说：“我看你就做卖衣服的吧。”

“那好吧，你就帮我张罗一个好地方吧。”

李吉伟与陆旭、陈晶晶赶回队里，反暴大队长姚润河正在布置任务。他看到他们几个走进来，批评道：“今天我已告诉过你们，我去开会领晚上行动的任务，让你们待命，而你们却私下外出，如果耽误了整个行动，让我怎么跟领导交待？”

陆旭、陈晶晶自知理亏低着头坐了下来，李吉伟却分辩道：“队长，有行动我们也要吃饭啊，不能让我们瘪着肚子参加行动吧？何况，我们都有手机，队里虽然不给我们报销话费，可是二十四小时开机却是市局明确要求我们做的，我们哪会耽误市局布置的行动……”

“行了，行了，你别说了。”姚润河不耐烦地打断李吉伟的话，不然的话，他知道李吉伟的牢骚话不定说到什么时候。

反暴大队其实一共才九个人，教导员被市公安局抽调去搞“三项教育”的宣传工作，其他的八个人全部到会。李吉伟从部队转业到公安局时，刑警支队叫刑警大队，反暴大队原来也只是个小组。用李吉伟的话说，现在的机构跟菜市场差不多，什么都跟着搭车涨价，反暴小组便升成了大队，上有大队长教导员，还有内勤陈晶晶，下面设了三个组，他这个探长就是探组组长的意思，每个探长手下都只有一个人，他的手下就是陆旭，李吉伟说他们是师徒关系。陆旭对这个称呼并不认同，与国外警察比较，他认为与李吉伟应该是搭档，而这想法只能揣在心里，不能说出来。

姚润河又重新布置晚上的行动，他领回的任务是配合市局“打拐”办公室的一次行动，“今天是全市打拐工作的统一行动，我们不同于各县区局，拐卖来的妇女儿童往往都在农村，市局要求我们主要是在市内清查各种外来人口，重点清理没有办理暂住证的人员，清查的重点落在娱乐场所，在这里很容易有那些被人贩子拐骗来的妇女，我想大家也应该上点儿心，多抓几个嫖娼的，其他那几个大队在这上面有很多的收入，而我们反暴大队在这方面却很少建功立业。”

“哎——”李吉伟拉着长腔，说：“姚队长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反暴大队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抓嫖娼搞队内创收上来，是不？”

姚润河被李吉伟噎得喘不上气来，“谁这么说了，我是说今天清查任务可以顺便来查一下，难道我们看到嫖娼这样的违法乱纪可以置之不理吗？”

李吉伟嘿嘿一笑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姚队，我明白了，你是让我们搂草打兔子。”

大家都笑了起来。

姚润河脸色十分难看，“李吉伟，你别不严肃，我是在布置工作。”

“姚队，我明白。其实你今天布置的工作重点，我在饭店就听吃饭的人说过了，想必那些消息早已经传遍了我市的大街小巷了。嫖娼卖淫的人员还不早就望风而逃了？”

李吉伟对着姚润河还要说什么，陈晶晶插话说：“李探，姚队布置完任务，咱可以早出发早完成任务早回家。”

谁都知道姚润河与李吉伟是老同学，下乡时还是一个知青点的，但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什么宿怨，总是斗嘴吵架，原来教导员从中和稀泥，还能避免一些矛盾，而现在教导员不在，只有陈晶晶出面来调和了。经陈晶晶这么一说，李吉伟不言语了，

姚润河才得以顺利地布置了各探组的任务，接下来各探组出发，分头开始各自的工作。

李吉伟带着陆旭开着车兜了一个圈子后，在僻静处停了下来，掏出烟来，仰着头抽了起来。陆旭看到李吉伟没有再走的意思，不解地问：“李探，咱们是不是到附近的娱乐场所转转？”

李吉伟只说了一句“不急”，保持着原有的姿势抽烟。



杨博在名仕娱乐城同于小月走下门前阶梯，与四个穿着黑色皮夹克的人擦肩而过，小个子情不自禁地扭头回望于小月。

“你就别惦记了，人家那个靓小姐名花有主了。”说话的是大个子。

“只要有钱，我还愁泡不上这样的小姐。”

几个人说笑着走进大厅，女老板笑容可掬地迎了上来，“欢迎光临。几位先生，不知是不是有熟悉的小姐呀？”

拎着布袋的人先说了话，“没有，给我们找个包房，要最里面那间。”

“最里面那间已经订给别人了，那就安排第二间，可以吗？”

女老板看到他们没有反对，领着他们去了二号KTV包房。女老板反身回来，叫上几个小姐去了二号包房，打开门后，看到他们慌乱地把布袋塞到茶几的下面，大个子厉声喝道：“你们怎么连门都不敲就进来了？”

“我是给你们带小姐来让你们挑的。”女老板解释道。

“都给我滚出去！”小个子吼着，吓得女老板和小姐们后退着。

“你们几个别发火，人家也是好心嘛。”一个脸色白净的年

轻人站了起来，劝着他的同伴，并走向了女老板，“对不起，我们几个有事要商量，一会儿，我们出去再找小姐好吗，这个时间别让人来打搅我们。”

“好吧，好吧。一会儿，可别那么凶啊。”女老板陪着笑脸说。女老板见多识广，为了生意她哪敢与客人一般见识。

杨博开着车，带着于小月兜风。

“杨博，你拉我出来干什么？”

“我是来告诉你，今天晚上公安局有行动，重点就是清查娱乐场所。”

“我又没有干什么违法的事，我怕什么公安行动。”

“那可不好说，现在哪也没有认同这种陪侍。新闻中不都在讲取缔三陪人员，你这样的陪侍也是要受到处罚的。”

“哎哟，今天的钱我是挣不到了。”

“我不是跟你说过让你别到这地方来了吗？卖衣服的摊床我正在给你找，钱的问题由我来解决。”

“现在不还没有找到嘛，我闲着也是闲着，来这里陪人家唱歌又不用什么本钱，来钱也很容易，赚一些是一些嘛。”

“行了，行了，你就是不信任我的诚心。”杨博显得不耐烦。

于小月看到杨博的不悦之色，忙说：“你别误会我，我谢谢你的好意，真的，特别是今天，我常从电视上看到那些被清剿出来的小姐，个个都捂着脸，要是真遇到了公安的行动，我真的好害怕在电视上抛头露面，我妈要是知道了还不给气死！”

杨博渐渐露出了笑容，刚要说什么，他的手机响了，他打开耳机，听到父亲的声音，在责问他为什么没有回家吃饭。他猛地想起来今天答应父亲回家的事，只是他听到今天公安有行动，为了给于小月报信，忘记了回家吃饭的事。父亲并没有听他解